

02 天津便衣队暴乱

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便衣队暴动事件真相
- 溥仪被挟持潜往东北
- 土肥原策动溥仪出走经过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天津便衣队暴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天津便衣队暴乱

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俞兴茂 刘 剑

天津便衣队暴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7年6月第一版·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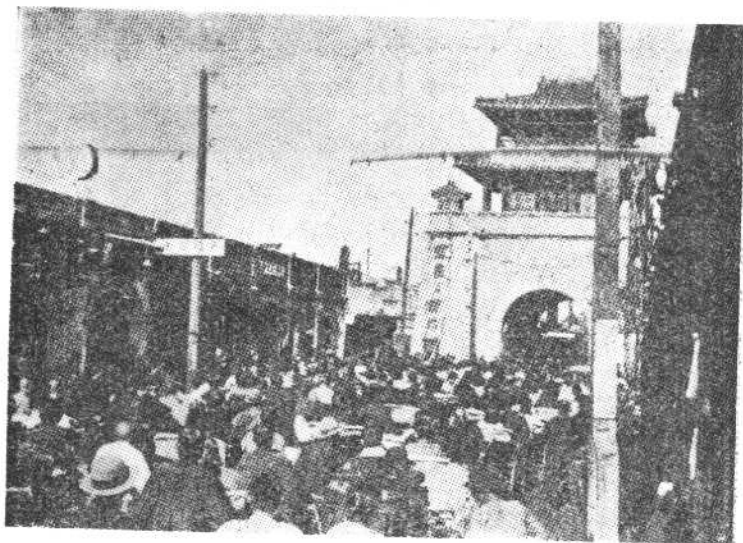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 1/2 插页：1 字数：113千字

印数：1—12,000册 定价：1.85·00

统一书号：11224·235

8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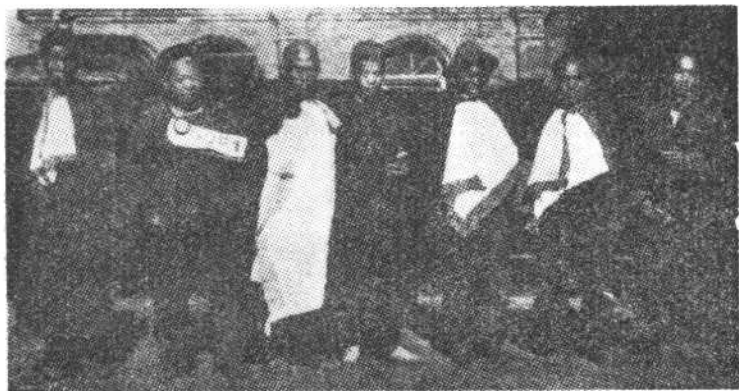
00-27



便衣队暴乱发生后，市民群众逃难情景。



日租界街头构筑工事情景



保安队俘获的暴乱分子，身上是暴徒乱用的旗帜。



保安队缴获的汽车和枪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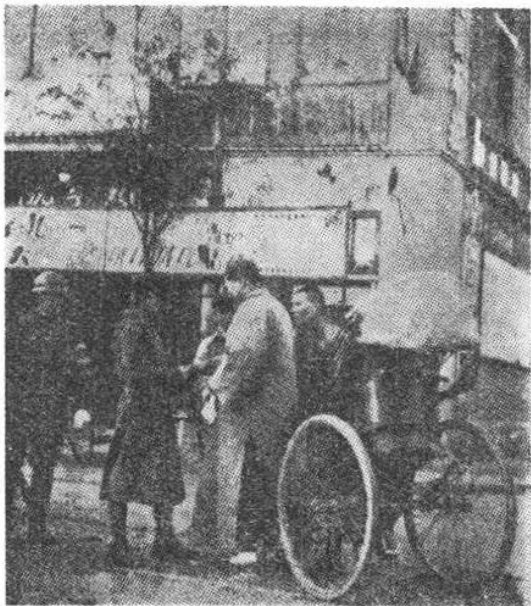


日军在河岸设置的阵地



日军从堑壕向中国阵地射击

日军在街头检查过往行人



意租界的戒备情景

前 言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纠集一伙民族败类，制造了一起武装暴乱事件，史称“天津事变”。这伙乌合之众，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故习惯上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

天津事变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不到两个月的時候，当时日本关东军已经侵占了我國东北辽宁省大部 and 吉林省全境，正准备把军事行动推向黑龙江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没有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当时国联正在召开第十二届大会，外交部电飭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行为，要求主持公道。与会列强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宁肯牺牲中国，也不愿得罪日本，在十月二十四日通过了一项“对于中日争议的决议案”，虽然要求日本军队应从占领区撤退，但又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国联决议规定十一月十六日为撤兵日期，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进而鲸吞华北，阴谋策划在此期间在天津制造暴乱，藉以转移国际舆论视听，同时牵制在华北的东北军兵力。天津事变的发生，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侵华部署有关。

制造此次事变还有另外一个阴谋目的，就是挟持清逊帝溥仪去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急于建立傀儡政权，溥仪无疑是最合宜的人选。溥仪自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被冯玉祥驱逐出故宫之后，先居住在北京醇王府，三个多月以后逃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往天津，寓居日租界六年之久。溥仪在天津期间，托庇于日本势力，收罗旧臣遗老，伺机进行复辟活动。日本关东军为挟持溥仪

去东北，特派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由沈阳潜入天津，进行阴谋活动。土肥原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发动了便衣队暴乱，趁机挟持溥仪秘密离开天津去大连，进入东北。在利用溥仪这个傀儡建立伪满政权的问题上，日本军政两方面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就是军方内部的步调也不大一致。日本外务省担心世界舆论的指责，对建立伪满洲国一事不想操之过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为此曾一再劝告溥仪，不要贸然离开天津，并表示对他负有保护的责任。但土肥原却不择手段地终于实现了挟持溥仪的目的。为此，日本桑岛总领事在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致电日本外务大臣，指责土肥原“胡作非为”，“不仅殃及外国侨民之处境，且扰乱天津之治安，损及日本之威信及国际立场”，在内部密电中对自己的阴谋活动供认不讳。

便衣队暴乱，前后共发动两次：第一次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十时三十分起，时紧时弛地延续到二十日中午，第二次集中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晚至二十七日晨。便衣队分子都是经日本人及其爪牙招募而来，约二千多名，多系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民族败类。他们以日租界为巢穴，在日本特务唆使下，从日租界冲出到中国地界进行骚扰，攻击的目标是省市政府、公安局及警察署所。在暴乱发生前，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及天津市市长张学铭已接到密报，采取了紧急防卫措施，故暴乱发生后天津保安队及武装警察有准备地进入阵地，全力抵御，多次打退了便衣队的进攻，并击毙及俘虏暴乱分子多人。日本驻津军队在便衣队被击溃的情势下，竟狗急跳墙，出面参战，以大炮、机关枪轰击中国境地。事件发生后，天津地方当局及南京政府外交部先后发表声明及照会，向日方提出抗议；日本驻屯军司令及驻华公使也发表声明及照会，闪烁其词，贼喊捉贼，并对中国进行威胁。中日双方在反复的外交谈判中，天津地方当局为“保全地方，消除危机”，一再容忍退让，同意将保安队全部撤出防地退往河北省，天津事变最终以妥协而告结束。

在暴乱中，我方官警阵亡六人，受伤者三十七人，无辜民众被流弹击毙者亦有多人，在便衣队活动猖獗地区，有一万多户贫苦居民流离失所，房舍财物损失严重。在暴乱期间，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交通断绝，市面萧条，经济上的损失难以估量。

天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天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鲸吞华北的步伐，军事上不断增兵，经济上走私猖獗，政治上培植亲日势力。在一九三三年强迫南京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以后，日本蓄意制造一连串阴谋事件，如“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并先后迫使南京政府订立《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攫取到冀、察两省的部分主权，进而策划“华北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土肥原的一手操纵下，割据冀东二十二县的汉奸殷汝耕发表“脱离中央”宣言，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年十二月，南京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又同意成立包容一批著名亲日派参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以上日本侵略者的一连串侵略活动可以看出，天津事变是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后把侵略矛头立即转向华北的第一个信号。

本书内容分为三组：第一部分系当事者的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其中张芾棠及卞白眉两篇是事件发生当时的记录，其余各篇是在若干年以后写的回忆录，都是第一手材料，第二部分系日方的资料，其中浅野濩的《天津事变》一文是在日本总领事桑岛主计的支持下写成的，意在粉饰日本的侵略行为，其内容充满谎言，如果对照桑岛致币原外务大臣电文及片仓衷的供词，就不难看出其卑劣的造谣伎俩；第三部分选刊了当时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这些资料，必将有助于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

此书由杨大辛同志审定。资料的搜集，得到王振中、姚洪卓

同志的大力协助，谨此表示谢意。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目 录

前言

- 天津便衣队暴乱实录……………张蒂棠(1)
- 天津便衣队暴动事件真相……………姚东藩(46)
- 回忆天津事变……………孙铭九(55)
- 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亲历记……………刘家鸾(67)
- 我在天津办理中日交涉之回忆……………周龙光(72)
- 天津事变记事……………卞白眉(80)
- 我被挟持潜往东北的经过……………爱新觉罗·溥仪(86)
-
- 天津事变……………(日)浅野谦(98)
- 日本南陆军大臣致日本关东司令官之训令……………(114)
- 日本桑岛总领事致币原外务大臣之报告……………(115)
- 土肥原策动溥仪天津出走……………(日)片仓衷(117)
-
- 天津二次事变之经过及其意义……………袁可尚(119)
- 津市治安不容长此扰乱……………《大公报》评论(126)
- 锦州与天津……………《大公报》评论(128)
- 天津之善后……………《大公报》评论(131)
- 津市当前之亟务……………《大公报》评论(133)

天津便衣队暴乱实录*

张 蒂 棠

前言：从九一八事变到天津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将军以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身分，驻节北平。自一九二九年秋天起，驻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很不安分，隔不几天便要制造一桩麻烦，无理挑衅，军事演习频繁。一九三一年夏，猖狂的进行了所谓“沈阳攻城战”的陆空联合作战演习，气势汹汹，谋我益急。在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多次向张学良将军报告，“应预为之备，绝不可疏忽大意，等闲视之。”张当即向蒋介石报告请示。蒋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致张学良将军“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当即将蒋的“铣电”转发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

九月十八日夜，张学良将军在北平接参谋长荣臻电话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张令遵蒋“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十九日凌晨一时，复接急电，遂召集戴翼翘、于学忠、王树常、鲍文樾、万福麟等重要高级将领开会，重申中央命令，认为不宜抵抗。上午，又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顾维钧、章士钊、汤尔和、罗文干、

* 此文系张蒂棠先生遗稿。一九三一年发生天津事变时，张任河北省政府秘书，根据省主席王树常之指示，在当时逐日记录了事变发生的经过。一九三二年二月，曾以“张拓”化名，印行过题为《天津事变》的小册子，内容有所增删。——编者

汪荣宝、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举行会议。顾维钧、汤尔和等均主张东北问题应听候国联处理。二十日，张又邀请平津名流胡适、吴鼎昌、李石曾、潘复、朱启钤、周作民、胡维德、陈篆、张志潭、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顾维钧、章士钊、王克敏、汤尔和、罗文干、王荫泰、汪荣宝及东北高级军政官员王树翰、莫德惠、刘哲、于学忠、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万福麟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

二十三日，张学良将军派鲍文樾、万福麟二人专机飞南京谒蒋请示。蒋指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大局。”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及请求国联处置情况下，东北即陷于日本之手。南京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本想以镇静态度了之，最后又幻想用外交方式来解决，但日本得寸进尺，竟置之不理。为了减少山海关内外的中国军队收复失地的反攻力量，转变国际对日本的声讨舆论和软化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把天津这个华北巨埠作为目标，在同年十一月发动了两次“便衣队”暴乱事件，又称为“天津事变”。

事变发生时，王树常将军以第二军军长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因其处置从容，保安、警察各队奋勇抵抗，卒获平息。余追随王将军多年，时正为公掌机要，任秘书，随公从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令厅长调津。十一月八日，事变初起，公即谕我专司此事，每晚除当面口头向公报告外，并需做出全面详细记载，请公过目后，俾有全卷可查。为此，每日和天津省会警察局、保安总队部约定，由他们指派一科长，将每日所发生的情况，必须当日向我书面详细具报，不得玩忽违误。我有所依据后，遂掌握了天津事变的两次发生全部过程，迄至十一月三十日结束为止。缮就呈公，以备存阅。

天津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是和日本的大陆政策分不开的。

日本大陆政策中心重点，甲午战前在朝鲜，日俄战后便移至东三省和内蒙，即日人所谓之“满蒙特殊利益”。换言之，也即是“满蒙政策”。在日本军方，对在中国大陆所实行的所谓大陆政策，其内部又分为软、硬两派。“硬派”的代表人物，以吞并朝鲜的伊藤博文内阁开始，至今之田中义一内阁，代表“软派”的，则以西原喜男、若槻礼次、滨口雄幸等为主。盖其软、硬方式虽异，但对我国满蒙侵略目的则一；观点主张虽不同，然其一贯传统的侵略政策则无殊。一九三一年之九一八事变，即为大陆政策之一种深刻尖锐化的表现。

天津事变，日本的企图目的和九一八事变相同，同为日本国策大陆政策必然推行的结果。

天津，为华北中心，同时也是东北军的根据地，所居地位万分重要。如果华北的中枢天津发生意外，而华北的大局，尤其在政治方面，必将起变化无疑。张学良将军所属东北军的根据地如一丢失，则东北军在山海关内的势力，亦将随之瓦解消灭，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如安排在天津发生暴动，可使东北军政人员把视线转移于天津，则日本准备的满蒙新傀儡政府，自会很快的粉墨登场。而早已潜伏在天津的土肥原贤二，即可挟走溥仪，作为伪满洲国成立后的傀儡。东北为清朝的发祥地，利用溥仪以满人治满，当能使日本占据东北合法化，名正言顺，又可博得国际间之支持也。现张学良将军驻节北平，而天津则为恢复东北指挥中心北平的屏障。将来日本人是否能如他所预想的那样长期占据东北，主要的则是要看东北在外的政权是否还有死灰复燃之可能。故在此种意义之上，日本人非使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权根本没落，则无以善其后。那么，日本有意发动天津事变，以使北平失却屏障，自是必然要发生之事。

另外，无论国联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但它所通过的决议案，为着维持其虚伪的国际联盟的表面尊严与威信，以及其本身存在的力量，不能不说是还有一些相当的“权威”。国联限定

了日本十一月十六日撤兵东北的议决案限期，所以日本不得不想办法，再另行制造一种借口，以延期撤兵。而其最重要的瞩目地带，同时又可以一举而数得的，只有河北省会天津了。

日本操纵支持的便衣队暴动，共有两次：从十一月八日晚到二十日正午为第一次；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为第二次。现逐日根据省府和南京、北平函电，市公安局、保安总队部、戒严司令部每日具报材料，以及中日双方会谈纪要，记载于后。

第一次便衣队暴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

河北省会所在地天津市，今日晚上，日本驻军司令部指使大批流氓，手持各种武器，突然从日本租界内出发，汹涌进攻华界中国机关官署。因为十一月十二日，国联有开会之说。又十一月十六日，国联限定日本撤兵期限已到。故日本急于在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利用中国流氓混混儿以及青红帮分子，在天津制造骚乱，以为东北不撤兵或进一步的和北方亲日派势力谋求妥协的借口，同时更为日本关东军进攻锦西一带的声援。日本事先误认为东北军不会抵抗，暴乱一起必自溃退，天津唾手可得，华北局面将会立刻转变。

王主席和天津市长张学铭（兼公安局长），在事变发生前三天，从公安局特务队得知：“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李际春及天津青红帮一部分首领，和著名匪首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等，要组织便衣队，实行暴动”等情。王主席据报后，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研究对策。然后分飭各保安警队严加戒备，发足枪枝弹药。同时付与重要官长锦囊，至必要时启视，分别授予机宜。王主席在会上严正表示：“我是军人，守土有责。果如有暴动闹事，扰乱天津，遇事必须因时制宜，刚柔并济，深思熟虑，妥筹解决。但我绝不作臧式毅（按臧在日本进攻沈阳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当